

100-2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新史學

(二)

魯濱生著

何炳松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21.03
776
22

新 史 學

(二)

魯濱生著
何炳松譯

✓
005809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新史學
冊二

New Histor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

原著者

J. H. Robinson

譯述者

何炳松

發行者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新史學

普通人應讀的歷史

一

假使有人問歷史家，近世最新奇的最有關係的發現是什麼？他可以回答說，近世最新奇的最有關係的發現，就是我們對於普通人同普通事物的重要，有一種覺悟同興味。我們的民主精神，同所有他的希望同志向，就是以尊重普通人為根據；我們的科學，同所有他的事業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為根據。這幾句話的真確，此地不能去說明，而且亦可以不必再加以說明。因為我們都承認這個真理了。我們現在應該研究的，就是對於那一班青年男女將來要作工自給的，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教育他們。但是教育這件事，自古以來就不十分注意做普通事的普通人。因為從前以為

受教育的人，一定都是有餘暇的，而且不必自營生活的。

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希臘人，他們以為教育這樣東西，應該是「高尚的」，而且應該根據「高尚的文藝。」所謂「高尚的文藝，」就是對於那班有奴僕侍候的而且有餘暇的人而設的那種學問同訓練。假使一種特別的研究，帶有實用的臭味，他就失去他的「高尚」性質了；因為這種特別研究，祇有奴隸配去做。這種教育的觀念，事實上很不容易排除他，因為自從亞里斯多德以來，我們並不十分覺得社會上有什麼變化。希臘人沒有同我們一樣的民主精神，也沒有同我們所懂得的一樣的天然科學，和天然科學在生活上的應用。如今奴隸制度已經消滅了；奴隸的舊日職務，已經經過了一種革命了，已經如此的複雜了，而且已經可以用科學發現的進步去發展他了；所以近世的工業同古代簡單的手藝，大不相同了。現在的工業，異常有興味而且有價值，我們沒有權利可以同希臘人一樣，將工業放在教育範圍以外。我們沒有理由可以繼續保存成見，去反對有實用的科學；切不可再被「高尚」觀念所束縛，好像是同「有用的」應該分開的樣子。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該放膽的，一點沒有涵蓄的，將我們的教育立刻同現在大多數學生的生活同將來的義務，

盡力的聯絡起來。

我有這種見解存在我的心中，我想說明歷史在將來從事工作的兒童教育上的地位。當我最初教授歷史的時候，我不能不承認我實在不十分明白歷史的功用。這是大部分因為當時我沒有十分明瞭人類過去對於我們的意義。後來我慢慢的覺得我們的知識同思想，完全是依賴過去的，而且惟有過去可以解釋我們自己的現狀同事業。歷史是我們對於過去的知識。我們參考歷史，好像我們參考自己個人行為同經驗的記憶一樣。不過我們所記得的過去東西，常常同我們的態度同成見同時變化的。我們往往變動我們的記憶，來適合我們的需要同志向。而且往往利用他來明瞭我們現在的問題。歷史也是如此，不是一成不變的，實在是常常變化的，各時代各有權利去從人類歷史裏面選出同當時有關係的事實。所以梅德林克（Maeterlinck）（註一）曾經說過，假使我們的識見常常增加，「那末看起來好像刻在石或銅上的歷史事實，一定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現象，一定可以復活轉來而且跳入活動裏面去，供給我們一種較大的而且較有膽量的意見。」

這一點是很要緊的，而且我希望讀者特別注意的。因為現在普通所謂歷史教科書，適用的很

少，所以工業學校裏面應該用一種什麼歷史，我實在沒有主張。關於歷史這一科，我們沒有同算學一樣的一種明定的綱要。雖然普通歷史家編訂歷史教科書的時候，以爲他們已經將各種最重要的事實都包括在內，好像化學家或地質學家編他們那種天然科學教科書一樣。但是歷史是很特別的，因爲歷史所研究的是異常複雜的東西，不像化學一樣有一定的現象。我們有許多所謂歷史的名著，往往專門敘述君主同教皇，朝貴同政客，爭領土同王位的戰爭，君主同國會所規定的法律。但是這種事實，實在是歷史的一個很小部分。因爲歷史家可以描寫一個羅馬人的別墅，或者一個簡陋的蒸汽機，或者比較阿奎那（註二）同路得（註三）的神學原理，或者他可以追述哥德式建築（註四）的來源，或者埃及日歷（註五）的來源，或者描寫亨利第八壁匿部楞（Anne Boleyn）（註六）的情形，或者說明俾斯麥對於社會黨人（註七）的態度，或者說明新石器時代的拳斧。上面所舉的幾件事，已經可以證明人類利害同事業的廣大同複雜。有幾種是包括在我們教科書裏面的，有幾種是不包括在裏面的。

我們要問：過去的事實既然如此的豐富，現在我們有什麼擔保可以說普通歷史家已經將人

類經驗中最重要、最有關係的事件，提綱絜領敘述下來，以備教授兒童之用。我以為我們到如今還沒有這種擔保。從前福耳特耳（註八）說過，歷史這樣東西，不過是一種大家同意的故事，une fable convenue。他這句話是對的；因為所有編輯歷史教科書的人，當他選擇歷史事實的時候，往往不知不覺的以從前教師同大家所希望的那種陳舊的歷史教科書為標準。

一直到了近來，歷史的線索還是政治的。差不多無論什麼東西，都歸在君主的朝代下面；政治上的政策同戰爭這類東西，就是他們最喜歡討論的題目。這種舊習慣實在已經很久了，從希臘羅馬以來，如修昔的底斯（註九）、波里比阿（註十）、李維（註十二）、塔西佗（註十三）這班人，就是如此。政治史是一種最容易編述的歷史；因為政治史所敘述的不是狀況，實在是事實，所以根據時間排列起來，異常的容易。且當讀者看君主同王公比現在還要威武，或者當讀者看戰爭是一種貴族娛樂的時候，政治史當然是格外重要。有許多主張注重政治史的人，以為這種歷史可以做武人政客的指導，以為他們讀了歷史，可以知道怎樣統兵去打勝仗，或者怎樣在內憂外患風浪上面去駛那隻國船。

但是現在我們的利害，是繼續的變化的；所以我們希望過去來回答的問題，也不能不常常變化了。我們近來有許多歷史教科書，膽敢刪去了許多沿用無常的事實，而且想將他們的記載同現在的需要聯絡起來。但是我以為這種推陳出新的方法，還可以再進一步；我們最好的教科書裏面，仍舊包括許多不值得使兒童注意的事實，忽略了許多最值得敘述的事實。

我再說明一下：假使有一種很高明的人，因為大受現在各種問題的感動——如梅德林克一樣——沒有去看現在各種大小歷史的標準著作，要想將人類的過去研究一下；假使他忽然被人引入真正的歷史材料裏面去，明白了所有人類過去思想同活動的遺跡，不但包括書上的記載，而且包括建築物、圖畫、衣服、器具、同裝飾品。假使他着手去編一部教科書，要將最有興趣的而且很有關係的事實記載下來，備將來服務社會的兒童之用。你想他還會包括伊哥波塔米（Egospotami）戰爭（註十三）薩謨奈（Samnie）戰爭（註十四）羅馬人圍攻紐曼細亞（Numantia）（註十五）尼祿的罪惡（註十六）巴巴洛薩（Frederick Barbarossa）的侵入意大利（註十七）亨利第八的六位王后（註十八）三十年戰爭（註十九）種種事實麼？恐怕他想一想數千年來人類的事業、思想、困難、同希望；這

種事實——普通我們教科書裏面所包括的——斷不會包括在內。

假使作歷史的人，不專門注重戰爭、圍困、同君主的行動；假使他不想教讀者去做好武人同政客；他恐怕一定要用政治以外的事情來做線索。他可以說人類對於世界的知識，人類的義務觀念，人類的工藝，人類建築的性質同樣式，實在比人類所定的法律同他們的戰爭還要有意思。所以要討論工業教育裏面的歷史地位，我說過我斷不主張適用什麼普通所謂歷史的大綱。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將普通所謂歷史暫時放棄了，將這個全部問題重新研究一下。

我們先要問問我們自己，當我們想到工業學校裏面兒童的需要、能力、興趣、同將來的境遇，究竟什麼一種最重要的過去事實，應該教他們知道，使他們將來有一種有意識的、有能力的、而且快樂的生活同工作？[？]要好好的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第一先要確定學生的地位，同工業教育的要求，是什麼。第二，我想說明工業學生應該知道的，應該記得的，而且我以為最可以增加他們知識的，那種過去事實。

一一

工業教育這樣東西，當然是一種專門教育。他的最近的目的，無非預備十三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將來成爲一種很有用的工人。關於這種專門教育，我們此地可以不去研究他。但是工業教育的目的，不是專門造就一種有用的工人，可以滿足工頭的意思，可以比沒有訓練的工人獲得較高的工資，同較快的升職。現在工業這個階級，實在很大；社會方面顯然應該注意補充這個階級的人。這班將來的工人，應該知道他們對於世界工作上，部分雖微，卻很重要；應該明白他們地位的將來；應該以希望的光明，去看他們的地位。

現在我們知道近世工廠裏面的狀況，離快樂很遠。他們往往在肉體上同心理上很憂鬱的。好像所謂工業，就是時時刻刻，一日一日同一年一年的，在聲音嘈雜污穢不潔的地方，做一種同樣簡單的工作。威可夫 (Wyckoff) 曾經說過，工人雖然在那裏作一種特別的工作，但是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工作究竟是什麼；結果他們『對於工作的進步，不能生出「與有榮焉」的思想；對於本身的

利害，絕不能生出關係來。他們沒有責任的快樂，沒有成功的思想，只有一種乾燥無味的苦工，專望着放汽散工同領取工資兩件事。」假使他這句話是對的，那末我們怎樣希望工人覺悟他們的工
作，有社會的同工業的價值呢？又怎樣希望他們明瞭他們的責任同設法改良他們自己的狀況呢？這就是組織工業學校的人應該好好去對付的問題。

現在我以為他們要想解除工業上的流弊，他們不能不求援於歷史，——不過我所謂歷史，並不是普通教科書裏面所謂歷史，但是那種可以說明我們工業的生活同重要的過去人類的經驗？惟有歷史可以說明工人所服事的那種機器的存在。機器這種東西，是人類發明的練條最後一個環，不知道自從人類發見火石以後，已經經過幾千幾萬年的工業進步。那幾塊火石是人類最古的器具，而且或者就是人類機械發明同社會進步的開始。工人可以從歷史裏面知道現在分工的事情是怎樣來的；他會知道分工的制度同社會的關係；他會知道何以現在的製造品，作得如此之快，賣得如此之賤，產得如此之多。假使他們知道了這幾點，當他們年長的時候，就能想法子去改良自己同工人的地位，不至減少工業的出產，調和經濟的實效同工人的安寧，——這本是工業生活裏

面一個重要的問題。

試舉一例，局外人以爲分工制度發生以後，工業的手續已經異常簡單，何以沒有一種相對的趨向使工人對於製造品的出產，能夠有種種貢獻，這豈不是笨拙而且不祥麼？乾燥無味的工作，可用相當交替或交換的法子慢慢的去救濟他，使工人的體力同心力有使用的新機會。現在工業上很有幾種流弊，假使工人很有知識，很有同情，而且很是機警，這種流弊很容易同力合作的除去了，不至於生出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歷史這種東西，不但可以使工人得一個社會進步同他的將來的觀念，而且可以供給一種知識的背景，這幾種知識他可以在他的環境裏面利用起來；而且可以養成同激起他的思想，使他擴充到工廠以外去。我以爲我們祇能將人類發達裏面最重要的事業敘述下來，這種事業可以激起青年男女的注意，而且可以使他們得一種對於生活的見解。我們可以先說世界上能夠工作的，並不只是人類。人類假使沒有器械，恐怕就敵不過蜘蛛同蜜蜂或黃蜂。有幾種鳥類能夠造很複雜的巢。至於我們人類的祖先，照現在人類最近的親眷看起來，祇能造一種樹枝的平臺。當我們人類剛

用後腿走路前腿當手的時候，他的腦力纔經過種種變化，使他們的腦筋超過像人猿的。當這種變化進行的時候，人類文化的發達上，有兩種極有力量的原動力；就是語言同器械的發明。

最初的人類，是一個比黃蜂還要粗笨還要無能的工人，但是他有一種長處，就是假使他很聰明，他不但常常能做他祖先沒有做過的事，而且能夠將他們的事業遺傳到他們的子孫。黃蜂工作的能力怎樣發達起來，我們不知道；但是他到如今始終一樣，——同人類的文化不同，既不進步，又不退化；這就是因為這一代的黃蜂，可以不經前代的教訓。假使現在有一個嬰孩，絕對的不使他受教育，不使他模仿他周圍的人，他的文明恐怕比狒狒高不了多少。總而言之，我們的事業差不多完全由過去傳下來的，不是先天生成的。文化的積聚，同用廣義的教育去遺傳，是人類最大的特點，也就是人類最大的義務。我們發達的大部分，我們所受前代遺傳的大部分，同我們所用的器具，很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根據人類的器具，追溯數千萬年人類的歷史。實在說起來，最古人類只有幾塊火石遺傳下來，法國人類學家，曾經根據器具的種類同精粗，將舊石器時代（註三十）的人類，分出許多時代來。照這樣看起來，人類的歷史，就從人類的工業開始；就是在現在，廣義工業的發達不發

達，恐怕還可以作一個試驗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準，同研究文明變化的導線。

大約當七千年或一萬年以前，歐洲最後冰層退去（註三十二）之後，就有所謂新石器時代（註三十二）的文化發現出來，有種種圓滑的石器、陶器、農業、同家畜。這一個時代，當金屬未曾應用以前，好像新舊兩世界都經過的，這個時代是在埃及及同巴比倫文化還沒有發達以前；四百年前歐洲人所看見的美洲土人的狀況，還是如此：即使現在世界的各部分，也很有仍舊在這種狀況中的。要同兒童說明人類中間那一部文明，應該沒有什麼困難——這個文明，從猿猴的眼光看起來，如此複雜；從希臘羅馬人的眼光看起來，如此簡單。

最近關於埃及文化的發現，可以證明紀元前四千年以前人類的文化，已經有一個超出新石器時代之上的進步。當時已經有一種快而且美的文字發達起來，開始用銅做器皿的材料，而且使他堅固的時候，可以為製造器械之用。古代埃及人看起來好像是很勤工而且實在的人，對於商業尤為注意，所以留下來的圖畫裏面，往往有個司賬的人。埃及的美術，同當時的環境同工業上有一種密切的關係。白勒斯泰德（註二十三）曾經說過：『埃及人的匙柄刻有荷花，他們的酒斟在荷花式

的深藍色杯裏；他們臥牀的四柱，象牙刻成牛腿；他們住宅的天花板，刻有星辰，架在形像棕樹的柱上，柱的上端冠以低垂的樹枝。」

至於希臘人的製造業，也很容易可以使他同他們的美術同生活的觀念聯絡起來，可以明白希臘人的性質，比較普通偏重政治史的教科書裏面所說明的，顯著得多。我們現在仍舊有許多希臘時代留下來的可愛的花瓶、酒杯、大盤、手鐲、耳環、同鏡子。我們看了，很可以得一種希臘器具同他們的神廟和舞臺的觀念。

希臘人雖然空前的異常注意於美的東西，但是一班有餘暇的人對於手工卻是異常的藐視。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為當時所有工業差不多完全歸奴隸去做。奴隸階級，常常有俘虜來補充，而且人數很多，足夠製造所有的商品。亞里斯多德在他的那本有名的政治學（Politics）裏面說，奴隸制度是合於天理的；因為世界之上，常常有一大部分人，除了做奴隸之外，是毫無用處的；不過他說有許多人應該自由的，往往因為運氣不好，所以變做奴隸；有許多人天生就是奴隸。高尚科學的目的，并不在於效用；他們的尊嚴，就是為此。惟有不用手專有暇用心的人，纔可以研究高尚的科學。

塞奈加 (Seneca) (註二十四) 竭力反對各種有用的藝術是有天才的人所發明的那個觀念。他說他們是最下流的人粗野的計畫，而且應該給奴隸去做的。而且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哲理 (Metaphysics) 裏面所說的。好像所有可能的而且有用的藝術，都早已發明了。所以在古代希臘的時候，一方面有哲學家的意見，一方面有奴隸制度的存在，合起來破壞工業這樣東西。所以有人用他的手同腦去做有用的東西的時候，就要被人家藐視；愈是不做有用的東西，他愈有升到同哲學家的高尚地位的希望。

羅馬人的工業是從希臘傳下來的，後來又傳到中古歐洲去，稍稍根據當時風尚的變更同生活習慣的變化，有了少許變遷。到了十二世紀的時候，城市發達了，各業公所也就因此發達起來。各種職業的工頭，在公事裏面也慢慢的佔一個重要的而且尊貴的地位了。而且普通一班做手藝的人已經不是奴隸或佃奴了。所以希臘羅馬以來，對於手藝方面那種輕視的態度，於五六百年以前在西歐一帶已經消滅了。這種工業的中興，反照到當時的一種以職業為姓氏那種習慣上。當時人對於下面這種姓字已經不覺得恥辱了，如裁縫匠 (Tailor) 轆轤匠 (Turner) 織工 (Weaver)